



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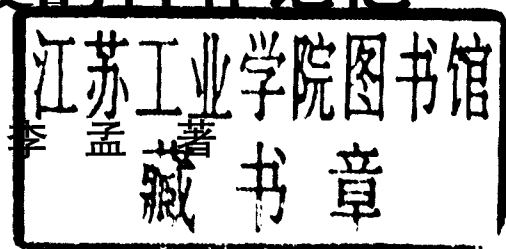
混没

的青春记忆

李 孟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 难泯没的青春记忆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难泯没的青春记忆/李孟著. —昆明: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07.12

ISBN 978-7-80695-632-8

I. 难…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01504号

|      |                        |
|------|------------------------|
| 责任编辑 | 方绍忠                    |
| 装帧设计 | 张湘柱                    |
| 责任校对 | 董 明 方 帆 梁 红            |
|      | <b>难泯没的青春记忆</b>        |
|      | <b>李孟 著</b>            |
| 出版发行 |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
|      | 云南美术出版社                |
| 印 制  | 云南师范大学印刷厂              |
| 开 本  | 889 × 1194mm 1/32      |
| 印 张  | 17                     |
| 字 数  | 440千字                  |
| 版 次  | 2007年12月第1版            |
| 印 次  | 2008年3月第1次印刷           |
| 印 数  | 1 ~ 1000               |
| 书 号  | ISBN 978-7-80695-632-8 |
| 定 价  | 50.00元                 |

## 内 容 提 要

家园遭铁蹄践踏，山河在呜咽，国家危急，民族危急，同胞水深火热。军民团结形成统一战线，奋起抗敌的浪潮席卷神州大地。一批年轻女学子放弃学业，投笔从戎，奔赴前线。在战地医院，在前线，悉心为伤员服务，为战地服务。不怕苦和累，衣带渐宽终无悔。她们跟随军队所走过的一度人生旅程，是一段尝尽艰辛，义无反顾，可赞可叹，尤其值得回顾的人生道路。

长篇小说《难泯没的青春记忆》讴歌了一群年轻女学子急国家民族之急，帮军队所需；展示她们以服务伤者为己任，置自身艰辛于度外；展示在艰难环境中，存在着纯真的情，产生出真挚的爱。

本书主题鲜明，题材新颖，故事性强，情节曲折起伏，人物形象饱满，性格迥异，环境描绘细腻，对白、内心独立人格化。相关的追忆，恰当的梦境幻觉等，为展示书中人物性格，拓展、揭示主人公内心世界提供了配景；也为人物性格外延起到密切作用。

# 目 录

|              |     |
|--------------|-----|
| 一 走出校园·····  | 1   |
| 二 集中训练·····  | 41  |
| 三 踏上征途·····  | 81  |
| 四 静者思多·····  | 120 |
| 五 初露锋芒·····  | 152 |
| 六 私闯一步·····  | 190 |
| 七 情系伤员·····  | 229 |
| 八 亲历战场·····  | 268 |
| 九 分道扬镳·····  | 317 |
| 十 情感涟漪·····  | 354 |
| 十一 撤退撤退····· | 390 |
| 十二 最后一站····· | 433 |
| 十三 往事依依····· | 488 |
| 后 记·····     | 536 |

## 一 走出校园

南岭女子中学学生刘瑜斌、夏剑秋、邹凤佳、杨若楠四人，相约来到城中海观鱼池。没多会儿，钟曼群依约到来。她们彼此都十分熟悉，又是一群心里有话闷不住的年轻女学子，相互见到不用寒暄，无须客套，开口便直入主题。

邹凤佳说：“曼群，我们今天约你到这里来，是为寻求帮助，充实头脑。在做民众宣传中，我除了会说，东北沦陷，华北危机，京杭丢失，华东不保，淮海危在旦夕，国家到了危难时刻……就再也掏不出别的新鲜货了。你快给我等充实些新鲜内容吧。”夏剑秋颇有同感，说道：“可不是嘛！我肚里能掏出的，除邹凤佳刚才说的那些，也就剩下任何地方，都是社会的缩影，惊闻铁蹄的我省省会，政府办公秩序开始紊乱，军队处于随时待命状态，民众人心惶惶，开始抢购洋纱，储备粮食和生活必需物品……”

中等身材，桃园脸，眼睛灵活似水晶，生性天真、活泼、乖巧，很少见她发过愁，动过气，碰上陌生人注视时，目光既不死盯住对方，也不躲闪，落落大方，给人一种直率清新、单纯自然的杨若楠，耐住性子听罢邹凤佳和夏剑秋的陈述，便直爽地说：

“你俩的宣传词，还说得有棱有角，切合民众所关注的正题，大面上还过得去。而我呢只会说，目前，学生身坐在课堂，思绪却已被铁蹄声叩得乱纷纷的。眼睛虽然盯在黑板上，心却似脱缰的野马奔出教室，冲向沦陷区，奔驰在硝烟弥漫的抗敌前线。再

不充实一下头脑，只得干瞪眼啦！”

刘瑜斌似归纳三个伙伴的话，又像请教钟曼群：“是呀，做这种民众宣传工作，我们是头一回。有关敌人侵占我国大片领土的来龙去脉，身处大后方的女学生，知道的本来就有限，更谈不上系统、生动。为让民众了解得更详尽、更具体些，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曼群，你是高我等两届的毕业生，又在省妇抗会专门做这方面工作，有关这方面的知识，肯定了解、掌握得比我们多。请尽可能多给我们提供、输送些营养吧。”

钟曼群听完几位校友的话，内心感到有些歉意。原以为自己掌握的，学友们也已知道。于是她说：“瑜斌见外了，什么请不请的？彼此又不是今天才相识，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嘛！要达到宣传民众、组织民众、动员民众积极投入支援前线的抗日行列，这是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那好吧，下边就我所知道的，向你几位作个介绍。”

“说起日军侵华的历史，真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本世纪初，日寇就在我国犯下了累累罪行。”

“大家知道，我国的东北是一片美丽富饶的地方。北部的嫩江平原、三江平原、大小兴安岭与呼伦贝尔大草原连为一体，土地广阔而肥沃，盛产玉米、高粱、稻谷、小麦、大豆、甜菜、亚麻，还有丰富的野生动物植物，黑龙江、乌苏里江的大马哈鱼、鲟鱼，远近享有盛名。大兴安岭的药材、皮毛、山珍，也是独一无二的。我国东北还有丰富的煤矿、石油和金矿资源，再就是交通发达。日本侵略者对这一切早已垂涎三尺。”

“本世纪初，日本帝国主义妄想鲸吞中国的野心就十分强烈。他们出版的一幅《大东亚共荣圈》地图，已清楚地把我国的宝岛台湾，划进了日本的版图，甚至还将蒙、满也看成他们的殖民地。在明治维新后的七十多年中，日本共发动过十四次侵略战争，其中对我国的侵略竟高达十次之多。”

“九年前，也就是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我奉系军统帅张作霖，企图趁混乱之机，占领我东三省。接着是你们最熟悉的1931年9月18日，日军又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实现了占领我东北的目的。其实，在这之前，他们已从我山东、河北、河南等地，抓去我大批同胞当劳工，并在东北这片土地上开工厂，修铁路，开矿山，掠夺我国财富。他们在我东北进行各种商务活动，实行日化，俨然成了我东北的主人。随后，又在上海策动了‘一二八’事变，入侵者的铁蹄已从我关外踏入关内。1933年，他们又吞并了我热河省……”

“深思这小欺大的原因，不外乎两点：第一是由日本统治者的侵略本性所决定；第二是我中华民族尚未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拳头，四万万同胞人心涣散，让倭寇有可乘之机。才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日本的太阳旗就插进了我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铁蹄所到之处，我惨死的同胞就有数十万人，血流成河，山河破碎，大地在呜咽。照此下去，我们的W城、C市乃至全国，还能保持多久？作为炎黄子孙，应该怎么办？是深思的时候了，是行动的时候了！”

钟曼群的陈述，令刘瑜斌心情沉闷压抑，握笔的手在微微发颤。夏剑秋轻声叹息道：“泱泱大国竟然让一个弹丸岛国如此欺负，真是岂有此理！作为青年人，更应该奋力呐喊，唤起我们年轻的一代，再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了！我们首先应该拿出实际行动，早日投入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去。”邹凤佳双眸注视着观鱼池中自由自在游动的鱼群，紧咬着下嘴唇没吭声，心中的激情和愤怒溢于言表。杨若楠弯腰拾起一片石头砸入池水中，受惊的鱼儿瞬间逃得无影无踪，留下道道涟漪小圈追随着大圈逐渐扩散开，不一会儿，圈儿们的波纹全部消失，池水又恢复了平静，鱼儿们却未现踪影。她愤愤地说：“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虫不咬手，手不碾虫’。而今，既然虫不但咬了我们的手，而且已经咬到

喉管，我等还坐得住吗？再不奋起行动，更待何时？曼群，我们应该怎么行动？你干脆直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我倒是等不及，坐不住啦！”

刘瑜斌要求一块前来的三个同学保持冷静，先莫要打岔，听钟曼群继续讲下去。

钟曼群接着说：“有关日军戕害我平顶山民众的罪行，不知你们可否知道得具体？那便是五年前震惊人寰的、我大批同胞一次惨遭集体杀害的‘平顶山事件’。”

1932年9月16日上午11时，抚顺守备队队长川上精一，率领日本宪兵队和守备队来到平顶山，包围了镇子，然后挨家逐户将我同胞赶出家门。用刺刀逼着，把全镇老幼驱赶到镇南一片洼地里，哄骗民众说是要“照相”，并威胁道，谁若不愿照相，以通匪论处。我朴实、善良的同胞，怎么也未想到这竟是一场灭顶之灾的大骗局。这时的汽车上、山坡上，鬼子已预先架设了许多用黑布蒙住的“照相机”。三千多名男女老幼被命令背对着这批“照相机”坐下，静候着他们先检查，后照相。突然，有个别机敏的同胞蓦一回头，意识到照相机有诈，马上大声喊：“他们用布蒙着的不是照相机，是武器，我们上当啦！赶快逃命吧。”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鬼子的“照相机”瞬间露出狰狞面目，变成机关枪居高临下喷出火舌，从多个角度扫向人群。一时间机关枪声伴着四处奔逃人群发出的嚎叫声，响彻洼地，传出几里之遥。我同胞纷纷倒下，洼地顿时变成一幅尸堆成山，血流成河的惨景！被杀害的同胞中，有上至七旬的老妪，下至未满月的婴儿。其中有一名幸免的小男孩，哭着爬在妈妈身上直喊‘妈——妈’！被鬼子听到，冲上去狠狠一刺刀扎进小孩胸膛，用力往远处一甩，小孩发出最后一声惨叫。有两名中年妇女，腹部被鬼子用刺刀挑开，其中一名肠子流在地上，另一名腹中露出七八个月大的胎儿。已上车将要离去的鬼子，听到尸堆里还有呻吟声，看到有人尚在

蠕动，又跳下车来，挨着逐一查看，用刺刀补扎一遍。然后返回镇上，将几百间民房全部烧毁，目的是让当时不在家幸免于难的人，回家后无处栖身。

第二天，鬼子重返屠杀现场，用铁钩把我同胞的尸体拖拢成堆，浇上汽油，点火焚烧。又在洼地壁坡上打了许多炮眼，填充上炸药，引炮炸崩泥土掩埋尸体。最后，在尸体上面土层栽上树，指派专人把守，不许任何人接近。他们还四处张贴布告：不许收留平顶山逃跑出来的人。

川上精一为防止罪行暴露，以一万五千元钱，收买住在沈阳国际调查团的新闻记者。要求记者不要把他制造的这起惨无人道的屠杀事件公之于世。

这就是日寇的“友好、亲善、东亚共荣”！

目前，日军气焰十分嚣张，对我国入侵的步伐加快。我省政府，已着手调集军队，不日即将开拔前线参加抗战。政府即将号召全省民众，积极募捐，支援前线。省抗敌后援会、省妇女抗敌后援会，经征得省府应允，将于近日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反抗倭寇侵略”的游行示威活动。我们妇救会在省抗敌后援会的大力支持下，除准备积极参加大游行以外，将于当天向省政府提出批准我们成立“南岭巾帼战地服务大队”，随军开赴抗日前线，为我省抗日将士服务的要求。

说到这里钟曼群笑了：嗨！这些你们不但都已经知道，而且正在做了嘛，我还啰唆个啥？

刘瑜斌一跨进家门，她妈妈就迎上前来：“瞧你满面春风，一定是遇到什么高兴事啦？”不等女儿回答又接着说：“我晓得你为啥兴奋，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是中国工农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等，为日寇进攻华北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

失地。”蒋介石发表谈话，表示准备抗战，并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省主席也发表对卢沟桥事件的谈话说：“日本军人横蛮无理，辱我华人，至此已极，凡我国人，应下最大决心，准备为国牺牲。将全省一千三百万民众爱国、护国之赤诚及全部精神、物质力量，贡献中央，准备为国而牺牲。”刘瑜斌听着妈妈的陈述，禁不住问妈妈怎么会知道得这般详细具体？妈妈含笑着说：

“怎么，只兴你们年轻人宣传抗日？就不许我们民众了解时局，了解国情，省情？”刘瑜斌既高兴又意外，未曾想到，妈妈也这样关注国家和民族命运。刚要再细问，妈妈亮出几份报纸，说：

“消息都分别登载在上边啦！我说漏掉的，你自己拿去看吧。”这些消息刘瑜斌当然已经知道，她接过报纸用手臂挽住妈妈的肩，把脸贴在妈妈的脸上，说：“妈妈！想不到您已走出家门啦！难怪我的同学都说，曼群的妈妈和我的妈妈都很开明，对我们从事的活动，非常支持。依我看呀，我的妈妈您，同她的妈妈一样，不但十分开明，而且可亲可敬！我为有您这位善解女儿意的好妈妈深感自豪！”

她妈妈虚推实就：“去去去！快二十岁的大姑娘了，还似三岁时那样撒娇，不怕害臊。”接着妈妈告诉刘瑜斌几天前发生的一件事。一天她在街上观看几所中学师生演出抗战街头独幕剧。不料有两个熟人挤到身旁，其中一个对她说，这些女学生，不好好待在学校或家里，在这大街上抛头露面做什么宣传呀，呐喊呀，实在不雅观。一通议论之后，将矛头转到刘瑜斌身上说：刘妈妈，我也曾看见过你闺女跟这些激进的人一样，不但在台上演戏，还领着些人喊喊叫叫，实在有失女孩子家的规范，我劝你对她管束严格些。刘瑜斌母亲听后笑笑说，各人养的女儿，只有自己最了解。我家瑜斌已成人懂事，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我相信她说的话，做的事，决不会损害国家和民族

利益，我对她完全放心。话不投机半句多，听了刘瑜斌母亲的回答，那个人面带不自然的神情，拉着同伴走开了。

妈妈接着对女儿说，这些人呀，她们成天吃饱喝足，不是泡在麻将桌上，就是凑在一块，张家的碗大，李家的盘子小。从天嚼到地，从古嚼到今。越嚼越不知累，越嚼越荒唐离谱。即使你什么事也不做，她们照样有嚼场。别人无法堵住她们的嘴，只有干脆让她们尽管嚼去。母亲对女儿表态度，只要你选准的路对国家、对民族有利，只管朝前走，我不会横加干涉，也不会阻拦。这些人就像螺蛳一样，得缩头来且缩头，认为开战是国家和军队的事，作为百姓，只要缩在自己的螺蛳壳里，就能安全清静。可是，一旦碰上捕鱼人，照样把你捕捉，撬开螺壳掏出身躯来喂鸭子。妈妈有趣的比喻，把刘瑜斌逗乐了，笑得弯腰捧腹……

有关抗战的新消息，不断从前方传到南岭来：国共两党已经公开合作，红军主力已经改编成八路军。又传，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歼灭日军精锐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主力一千多人，取得中国抗战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

在省抗敌后援会，省妇救会共同宣传动员组织下，一场声势浩大的讨伐侵略者，谴责敌人罪行，激发号召民众投入捍卫国格和民族生存的示威大游行在省会掀起。游行队伍手执小旗高呼口号，高唱抗战歌曲，途经第一条主要街道时，引得众多民众驻足热切关注，激发起人们同仇敌忾的激情。不少人纷纷自动加入到这支由青年学子、部分工人以及职员组成的游行队伍，使得游行队伍逐渐壮大起来。到达第二条主要街道时，又有大批民众被激越的游行者激发出积压在心中的愤怒，纷纷加入到游行队列中，成为示威者。这时的游行群体中，有穿旗袍的小姐，有长衫先生，有洋装人士，更多的是青年学生，布衣市民。相识的，陌生的，都自然形成一体，一起在挥拳，在高歌声和呐喊声

中前进。游行人数越增越多，队伍越添越长，声势越来越浩大，越来越壮观。游行队伍已占满街心，过往行人只能沿着街两边行走，渐渐街两边也被挤塞得水泄不通。街道变成人流，人流便是街道。说准确些，这是一条巨浪涌起，引发出共鸣，响声震天的人流。

人流被阻，停滞流动。钟曼群、刘瑜斌、夏剑秋、邹凤佳、杨若楠、肖婷婷等，各自所在的各段游行队伍中，这段的《大刀进行曲》没收尾，那段的《到敌人后方去》又唱开……

警察们忙碌得满头大汗，吹哨子、挥着手臂，要求挤到街边观望的人群不要滞留，尽量退上人行道，从人行道疏散开。忽而又以手势阻止前方开来的汽车、黄包车，马上掉头绕道行驶，避开人流，以保障游行队伍通行。

浩荡的人流，流淌一段又不得不停滞下来，停止一会儿，又继续流淌。这条缓慢向前的人流，仿佛是汇集了中华民族一股沸腾的血液，凝聚着民族魂一起向前流淌……

日军的暴行严重地刺伤了这个民族的自尊心，它在向暴徒迸发出强烈的抗议，誓为惨死同胞报仇雪恨，决心与侵略者拼搏到底。一位年逾古稀的老者，好不容易蹒跚着来到游行队伍里，拉着邹凤佳的手说，被如此一个岛国践踏我国土，欺辱我国格、人格，戕害我同胞，天理难容！岂有此理！同胞性命，绝非猪羊，怎能任人宰割？民族尊严，怎可逆来顺受？中华国土，怎能任凭铁蹄肆意践踏？我身老矣，不能亲临前线了。你们正当青春年华，豪力壮气。去吧，去为拯救国家危难，挽救民族于水深火热，贡献一分力量吧。古有花木兰从军护疆，今有女学子从军为抗战。听说你们发誓要做时代的新花木兰，幸哉，喜哉！我老朽尽管已不中用，但绝对不当亡国奴！我要看着你们这一辈朝气蓬勃的年轻健儿，把日军的膏药旗从我国土地上拔起、撕碎，连同鬼子一起埋葬。中华大地，只能飘中国国旗！我活着一天是中国

的人，一旦入土是中华的鬼。我期盼着能见到中华民族扬眉吐气那一天，死了在九泉之下，也要盼到这一天！国不能亡，民族尊严不能丢……

邹凤佳心情激荡不已，眼里噙着热泪：啊！可爱的中国人！可敬的民族魂！她搀扶着老翁，把他送上人行道，坚决表示：我们一定牢牢记住您老的话！请您放心，我们会这样做的！

街道再次疏通后，游行队伍继续向前。口号声此起彼伏：“拥护省政府出兵抗日！”“抱定牺牲，决心抗战到底！”“国存家犹在，国亡家必丧！”“用实际行动，参加前线工作！”“要求省主席应允我们成立‘南岭巾帼战斗服务大队’；”“要求安排我们随军开赴前线做战地服务工作！”……

省主席接见了钟曼群、刘瑜斌她们一批游行代表。他说，记得我曾经对军队和有关人士讲过：国家自由平等，只有鲜血可以换取。为国家领土完整，为地方平安，为子孙自由，应奋斗到底，不胜不结，坚持抗战，自有胜利之日。望我省军队英勇作战；望全省民众竭力支援。民众愤怒谴责、控诉日暴之呼声，乃吾之呼声。你们这群年轻女学子，奋起救国，准备投笔从戎，精神令人钦佩，十分可嘉！只是眼前，我省抗日军队即将开赴前线，筹措经费困难，尚难帮助你们。希望你们组织起来，自费资助，投入训练。至于军事、医护等多方面的训练事宜，省府定当派员协助。一旦前方需要，即可送你们开赴前线，投入战地服务工作。

钟曼群、刘瑜斌她们感到庆幸，认为省主席的态度是坦诚的，语言是由衷的，应允是可信的，承诺是实在的。她们记得，自抗战爆发以来，他主张抗敌的态度积极，行动切实可行。他的观点与中共的抗日主张靠近。在那次接见地方官员、绅士的公开讲话中，他号召大家：要坚持抗战到底，要为老百姓办事，要为国家未来的命运着想……

要求成立“南岭巾帼战地服务大队”获得应允后，一大批年

轻女学子，争相报名。可是，作为她们的父母，对女儿这种举动的想法、态度、做法，就不都像自己女儿这般单纯，这般积极踊跃，这般整齐划一了。

先说林心毅吧，她一回到家，爸爸就很不高兴地问她：“听说有一部分女学生，要成立那个什么女子战场服务队，你是不是也去凑热闹啦？”

林心毅不回避，实话实说：“爸爸！这个组织的名称叫做‘南岭巾帼战地服务大队’。我作为有良知的青年，不是去凑热闹，而是积极报名争取加入。当前的局势，想必你也清楚？”

她爸爸倒也还不动气，说：“国家命运，民族安危，有政府操心。抵御外患，有国家供养的军队抗击。你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学生，目前的任务是专心读书。放着书不读，去跟着别人起哄，既救不了国家，也解不了民难，还耽误了自己的学业，值得吗？”

林心毅也不顶撞父亲：“爸爸！记得我曾对我说过，民众是国家的细胞，国之安危，匹夫有责。时下，东三省已被日寇占领，那里的同胞在水深火热中挣扎。敌人扬言，要在三个月内占领全中国。他们的阴谋一旦实现，别说念书，如果成了亡国奴，连性命都难保。现在国家需要民众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南岭开赴前线抗日的将士，战斗中一旦负伤，需要有人抢救，需要包扎，需要尽快送往战地医院治疗。我作为一名热血青年，争取到前线为抗日弟兄做些力所能及的服务工作，难道不应该？别人家的弟子，他们也是父母所生，父母所养，人家在前线拿枪与敌人拼命，把自己性命置之度外，他们的父母就不心疼，就舍得？就不为之担惊受怕？战地服务与他们拿枪抗敌相比，算得了什么？”

爸爸觉得女儿的话句句在理，心里虽服输，但嘴上却在说，依你说来，全国四万万之众，就缺你一人不可？再说，全省一千

多万民众，也少你一个？我是担心你荒废了学业，后悔晚矣！不错，我还说过，国耻家仇，凡国之民子，都应当爱国，但我也说过，爱国不一定非得上前线。身为大后方的女学生，自救也是爱国的具体表现，前方和后方，好比两条河，两条河汇集，才能形成奔流的大河。

林心毅知道，爸爸嘴上未直言认输，心里已转过弯来，连说的话都有意无意站到她这边了。她又说道：“爸爸！我知道您一直十分关爱我，一切都在为我着想，为我好，这使我非常感动。目前，从工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众多有良知的年轻人，都纷纷争取为抗战大业出力。在省外，不少工人脱下工作服，换上军装；农夫撂下锄镰，拿起枪杆；学生走出校门，奔向抗战前方。正像歌里唱的哪样‘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这样一幅动人景象，真似沉睡的雄狮已经猛醒。它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气概，代表着民族的魂魄。您还不太清楚吧？这次争相报名、要求参加战地服务大队的女青年，人数实在太多啦，远远超出录取人数的几十倍。我真担心，虽然已经报上了名，恐怕不一定被录取得上呢。记得您曾经教导过我，‘迟钝者，往往陶醉于传统中，最后成为蚯蚓；敏感者，总是从挫折中跃起，变成条龙。’您就让我冲破一次传统观念，去经受些考验，做个网链外的勇者吧。如果这次被录取上，我一定好好磨炼自己，争取做条龙。要是取不上，也不变做蚯蚓，继续力争下一批再上前线！”

爸爸再无话可说，心里已经默认：女儿的主张和决定没错。

再说肖婷婷，为参加战地服务大队的事，刚开始与妈妈也有过一次语言交锋，而且才一接触竟谈僵、顶崩了。这不，在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的情况下，她向刘瑜斌求助来了，请刘瑜斌帮助出主意。来到刘瑜斌家，看见刘瑜斌正在和妈妈闲谈。见人家母女亲亲热热，和颜悦色，羡慕之情油然而生。刘瑜斌的母亲一见到肖婷婷到来，便忙着让座，正要张罗倒水。肖婷婷说，刘妈妈，

我不坐啦，口也不渴。我想约瑜斌陪我一块出去走走，可以吗？刘妈妈看出她心里好像有事，随口“哦”了一声，笑着说：去吧去吧！隔辈之人和你们在一起，话题也拢不在一块。只是你俩都是女孩子，时间莫耽搁得太晚，都要早些回家，免得家里人担心。

肖婷婷和刘瑜斌两人走出刘瑜斌家，来到城中海边，漫步到海的西南角，并肩伏在石栏杆上。这地方她俩和别的同学常来，并已被她们一致称作“老地方”。

此时，夕阳西沉，距离石栏一米来处，两棵高大枝繁叶茂的阔叶柳树，枝叶相互交织成一把巨伞，把投向海中的阳光遮住一大片。置身在这两棵粗壮的树干之间，心中似乎有一种安全感。刘瑜斌揣测：肖婷婷心中肯定有事，想等肖婷婷先开口。可是，肖婷婷却一直闷声不语，只会低叹。刘瑜斌被她闷得实在憋不住了，只得先问道：“哎！婷婷，瞧你一副愁眉不展的模样，谁借了你的白银还废铁啦？到底遇着什么不顺心的事？在我家那会不好开口，现在还闷着憋破肚皮不成？”肖婷婷叹息一声：“唉！我要是有你那样开明的妈妈该多好。”刘瑜斌又问她：“究竟碰上什么不愉快的事，说话别没头没脑的，约我出来，不单是为夸赞我的妈妈开明、对我支持吧？”

“唉！”肖婷婷又叹息一声：“我真不明白，我妈与你妈，同样都是当妈的人，怎么两人恰好成为鲜明对比。不知她从哪得知我已报名参加战地服务大队的事，中午我一回到家，她就劈头盖脸地追问我，婷婷！听说你报名参加上前线那个什么队啦？我好颜和色告诉她，同学们都争着报名，所以我也报上名了。谁知她一听便开始上火说，有关你的个人前途，不是早已替你设计好了吗？而且你也表示过完全同意。却怎么又背着家里，参加什么前线服务大队？这么重大的事，怎么私自就作主了？眼中还有家吗？还有她这个妈没有？这事非同小可，不能由着你凭着性子来。我说，原来的打算，是在和平环境中。现在战火已快烧到